

抢眼 >

徒步千里筹款为救血癌儿子

手术费用缺口25万元,聊城男子募捐第六站来到济南

4月18日中午12点,代远红到达了济南,这是代远红徒步为儿子募捐的第六站。去年10月份,代远红的儿子诺诺被诊断为白血病。为了自己的宝贝能早日康复,一位父亲踏上为爱奔跑的路程。他计划从北京北五环出发,历经廊坊、天津、济南等地,徒步到达聊城,希望能为在北京治病的诺诺带回善款。

文/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



代远红向过往的行人发放募捐求助宣传单。

晴天霹雳 两岁半儿子身患白血病

“那时候诺诺老是流鼻涕,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发烧,就跟感冒差不多。”代远红说,“后来,烧是退了,但是‘感冒’一直都不见好。”一开始,诺诺的家人都以为诺诺只是得了感冒,可是,这次“感冒”一直都没好。“诺诺一直流鼻涕,直到他再一次发烧,我们带他去村里诊所进行了化验。”

当时,化验结果出来了,血小板的含量只有5,与此同时,诺诺腿上还出现了红色斑点。“后来我们才知道,那其实就是出血

点。”代远红说,“那时候,诊所的医生建议我们去市里检查,经过两次抽血化验,还有一次抽骨髓化验,最后确诊为白血病。”

化验结果是在晚上出来的,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里,医生就让他和家人做好心理准备,孩子得的可能是不好治的病,但是当听到结果的时候,代远红还是完全蒙了。

诺诺刚确诊为白血病的时候才两岁半,医生说只要化疗就可以,但是后来,诺诺的病情恶化,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。今

年1月份,代远红和妻子带着诺诺来到北京,准备给儿子做骨髓移植。

在北京,做骨髓穿刺的时候,都是由家长抱着孩子,看着有一根手指头长的针就那么从诺诺的后背穿过去。特别是在胸穿的时候,连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诺诺的妈妈因为受不了,后来就不让她陪了。”代远红说,因为这件事,诺诺还曾经跟他生过气,问他为什么要按着他不让他动,还让护士阿姨用针扎他。说着这些,代远红的眼睛有些泛红。

压力巨大 手术费用缺口25万元

代远红今年22岁,在诺诺生病之前,一直在老家聊城的一家机械加工厂打工。代远红的妻子则在家养了一些羊,一家三口的生活也并不算富裕。代远红还有个7岁的弟弟,他的父亲今年40多岁,也是外出打工,以微薄的工资来养活家人。

诺诺生病的时候,代远红一分钱也拿不出来,是他的父亲拿出了两万块钱救急。在诺诺确诊的第二天,家里的亲戚就拿着钱,来到代远红的家里,

诺诺刚刚确诊为白血病的一段时间里,几乎要天天化疗。一瓶15毫升的药,就要5000元钱,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,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。“从诺诺生病到现在,光花在看病上的钱就已经有20多了。”

这20多万远远不足以挽救诺诺才两岁半的生命。诺诺白血病复发之后,医生建议进行骨髓移植手术,而这个手术至少要准备60万元,前期一些爱

心团体已经帮助代远红募捐到了35万元。“这35万元刚刚够交手术的押金费用,整个手术下来还缺25万元,而且这还不包括诺诺后期的医疗费。”代远红说。

现在,诺诺的身体已经具备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条件,代远红也早就做了配型,结果显示他跟诺诺骨髓半相合,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。“医生说,手术成功率有99%,诺诺治愈的可能性有70%,只要有一线希望,我们就不会放弃。”

为爱奔跑 千里徒步为儿筹款

从北京出来以后,诺诺每天晚上都会给代远红打电话。“他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去,会告诉我他想我了。”代远红说。

“从北京出发的时候,诺诺看到妈妈给我准备行李,就问我,是不是要出去帮他筹钱治病,还告诉我自己会在北京好好的听话,等爸爸回来。”代远红说着诺诺,虽然嘴角带着笑,眼睛却低垂着。“诺诺还不到三岁,他还这么小,就这么懂事。我是他的爸爸,却是一个很无能的爸爸,我给了他生命,但却治不了他的病。他越懂事,我就越觉得无力。”

面对着25万元的手术费缺口,代远红决定从北京徒步走回老家聊城。他的妻子犹豫很久才答应他,妻子找来了牛皮袋子,缝上诺诺的照片,写上了“为了白血病儿子奔跑求救”

的时候,一位六七岁的小朋友跟着他走了很远,才对他说“叔叔能给我一张宣传单吗?”然后从兜里掏出两个5毛的硬币,递给了他,说“我这里有1块钱,你给小弟弟看病吧”。在沧州,一个好心的老乡接待了他,并且捐助了1000多元。

从北京到济南,经过廊坊、天津、沧州、德州,代远红受过白眼,遭遇拒绝,每当这时候,他想到诺诺就会咬牙坚持下来。“如果父母都放弃他了,他还能依靠谁?只要还有一点希望,我都不会放弃。”

关爱热线:13780710071

13969538300

代远红邮政储蓄银行卡号:621098471001177644

支付宝账号:13969538300

账户名:代远红

罹患癌症四载 义务教唱不中断

七年来,只要每周一三五和周末早上走到大明湖西南门附近,您总能听到阵阵美妙的歌声。61岁的王子海是这个中老年声乐班的义务指导老师,2011年他查出癌症。累计做了十多次化疗的王子海,从未中断过授课,他总是说:“他们都等着,我得坚持。”

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实习生 王冠婷

从“音乐神童”到汽修工人

王子海从小就喜欢音乐,9岁开始学习小提琴,“那时候条件艰苦,买不起五线谱纸,就自己在纸上画五线谱抄教材。就这样,每天至少坚持练4个小时。”王子海回忆道。

凭着对艺术的热爱,王子海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“音乐神童”。由于父亲的反对,成年后王子海没有走上艺术之路,而是进入济南第一运输公司学技术,成为一名普通的汽修工人。

七年义务教唱学生200多人

“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,干什么就得像什么。”谈起那段往事,王子海并不遗憾。此后,单位保送他进入省级高等院校进修两年,接受了声乐方面的系统学习,这为他后来教学生唱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后来,王子海成为趵突泉公园的职工,2014年正式退休。

开班教学生唱歌,纯属机缘巧合。王子海是个有20年“拳龄”的太极爱好者,在大明湖公园练完拳后,常常唱上几嗓子。一来二去,一起晨练的伙伴看出他唱歌很有“门道”,就主动提出跟他学唱歌。

从此,王子海一发不可收拾。义务教唱七年以来,他已经先后指导学生200多人。美声、通

俗、民歌,只要学生提出要求,王子海都愿意倾囊相授。每周的一三五和周末是王子海的授课时间。他很注重因材施教,对于不同的学生,会根据其天赋和不足,进行一对一的辅导。

别看他平时和颜悦色,教起唱歌来可是一本正经、毫不含糊。“我对他们要求很严,要教就得教得像样。”王子海常常要求学生对每一个曲子、每一个音符甚至是每一个字都反复练习、反复琢磨。

跟着王子海学习花腔女高音的朱玲就曾经差点被训哭,她告诉记者:“你别看王老师平时笑眯眯的,我们这些学生经常因为唱不好挨批,但是确实学到了很多专业的东西,收获很大。”

生活就剩两件事:吃药和教唱歌

2011年,王子海不幸查出直肠癌,做了切除手术,因为切除了部分肠道,他不得不每天频繁地上厕所。“真成直肠子了,上厕所多的时候一天有49次。”为了抗癌,他曾经一年之内连续接受了12次化疗,隔了半年以后,又接连做了4次,使他饱受痛苦。

虽然身患癌症,王子海还是不忘关心别人。一次做化疗的时候,他发现医院厕所的冲水设备比较落后,会浪费水,就找到院长反映情况,让院长很是感动。“济南虽然叫泉城,还是很缺水的。看到有浪费的现象,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们,我们应该提倡节约。”王子海解释。

经受着病痛的折磨,王子海更加舍不得他的学生。“现在,我的生活就剩下了两件事:吃药治病和教他们唱歌。”他告诉记者,自己去做手术的时候,都瞒

着学生,不想让他们跟着担心。

每次化疗,他都是自己骑着摩托车去医院。“去了以后,医生问我病人是哪位,我就说是我,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。”对此,他表示,生病之后,家里开销很大。“自己能干的事情,就尽量不麻烦他人了。我觉得我既然已经给家里造成了经济上的负担,就不能再给他们增加精神上的负担了。去年年底,趵突泉公园的工会领导听说了我的情况,专门来看望我,还给了我5000元的慰问金,我非常感谢单位的帮助。”

近期王子海的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,20万元的医药费让他犯了难。有朋友提出可以在他的学生里面募捐,他却拒绝了:“我教学生从来不收费,现在也不能问他们要钱,我不能给他们添麻烦。”



身患癌症的王子海在教学生唱歌。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摄